



月光下的 幻梦

金涛/著

YUE GUANG XIA DE
HUMAN MENG



月光下的 幻梦

金涛/著

YE GUANG XIA DE
HUAN MENG



CIS 湖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光下的幻梦 / 金涛著. —长沙：

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539-4144-8

I. ①月… II. ①金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55244 号

书 名：月光下的幻梦

Yueguang Xia De Huanmeng

作 者：金涛

责任编辑：李小娜 刘义良

责任校对：鲍艳玲

出版发行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（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443 号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neph.com>

电子邮箱：hnjycbs@sina.com

客 服：电话 0731-85486979
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×1000 16 开

印 张：24

字 数：254 016

版 次：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39-4144-8

定 价：65.00 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调换

YUEGUANG XIA DE HUANMENG

月光下的幻梦

作者的话

这本书里收录的三篇科幻小说，内容不尽相同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——多多少少和可爱的月亮沾点边儿。

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——地球，细细一想，它是很孤独的。茫茫宇宙有数不清的星球，可是它们都离地球相当遥远。我常常遐想，地球多么像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啊！太阳是严父，给了地球光和热，有了无限的能量，万物才得以生长；而月亮是慈母，不管春夏秋冬，不管寒来暑往，总是陪伴着、呵护着地球，不即不离，始终围绕着她的孩子旋转，送走了无穷的岁月。这种永恒不变的感情，令人感动，人世间也只有慈母对儿女的感情，才可以比拟。

当黑夜来临，山林、旷野、荒原被夜幕覆盖的时候，只有月亮以她温柔的光亮驱散黑暗，点燃人们心中的勇气和希望！

于是，古往今来，月亮成了人类精神的支柱，也是情感的寄托。“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”，她柔情似水的清辉，朔望盈亏的变化，给了人类无穷的遐思和感情的慰藉。素月生辉，明河共影，月夜情思，睹月思人，成了千古流传的话题。
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“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”（李白）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（张九龄）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……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（张若虚）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（欧阳修）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（苏轼）这些美丽动人的诗歌，寄托了诗人们因月亮而激起的万般情思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种种感受，它们也是人类对月亮的心灵倾诉，就像是儿女对慈母的倾诉啊！

我也是喜欢月亮的人，喜欢那幽清、温柔、纯洁的月光，喜欢山间小路步步相随的银盘，喜欢故乡老屋前面的平湖秋月，喜欢沙漠中暑热退去后从沙山冉冉升起的一弯新月，喜欢暴风雪过后冰原上空高悬的一轮冷月……令人亲近的月亮，常常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慈颜，想起千里之远的故乡，回忆起逝水的年华和遥远的童年。

于是，在我的科幻作品中，竟然有了几篇以月亮为背景的小说，这是偶然的无意之作，还是必然的有心所为，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了。

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——《月光岛》，是1978年初冬在如诗如画的鼓浪屿，酝酿动笔的。当时，中国大地刚从寒冷

的冰期复苏，犹如从北国寒冬来到万木欣欣向荣的南国小岛。我被长期禁锢的思维开始兴奋起来，对不久前亲身的经历也开始严肃地回顾。鼓浪屿充满诗情画意，那明丽的阳光，忽涨忽落的潮水，宁静的月色和清新的海风，营造了一个难得的氛围，使我能够冷静地去梳理纷乱的思绪。记不得是哪天晚上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，像历经战火的老兵回忆战场的硝烟和身上疤痕的来历一样，大家各自讲述那场记忆犹新的十年浩劫。谈话是随意性的，没有主题，所以如今也记不清谈话的内容了。其中一位朋友讲的一个女孩子的坎坷经历，身受的磨难以及她悲惨的爱情故事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那一夜，月色皎洁，林木吐香，鼓浪屿日光岩的倩影和繁星点点的夜空，在我的脑海里幻化出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。我的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，很想将这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写下来。

我并不想将作品变成生活的复制，简单地让读者去回味身心留下的累累伤痕。我想得更多更深，企图将一个特定的时代现象放在更广阔的时空去观察，去剖析，从而探究其中值得思考的内涵——这是我的企盼，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了。

离开鼓浪屿后，经过一番思索，尤其是经过我的老友、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的指点，最终决定将这个故事写成科幻小说。在各种文学体裁中，科幻小说有着最大的自由度，表现的天地也极为广阔。但是如何将一个现实的题材衍生为幻想的样式，在虚幻的环境铺陈开来，在虚虚实实中展开主题，刻画人物，以及在触及现实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怎样拿捏

尺度，都是颇值得思量的。

在构思过程中，我始终忘不了鼓浪屿的夜晚，黑夜笼罩的岛屿，怒海狂涛，月色凄凉，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，命运坎坷，而鼓浪屿恰恰有一处屹立海边的日光岩……于是小说便以《月光岛》为名。

《月光岛》最初在我的朋友刘沙主编的《科学时代》1980年第1、2期连载。一篇在哈尔滨的刊物上发表的科幻小说，有多大影响也可想而知。不料，在全国发行的《新华月报》（文摘版）于1980年第7期转载，因篇幅较长，事先让我自己动手进行了删改。这期《新华月报》同时发表了香港作家杜渐的长篇论文《谈中国科学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》（原载《开卷》1980年第10期），以及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对《月光岛》的评价文章《要正视现实——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〈月光岛〉》。这样兴师动众地为科幻小说宣传，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股科幻热。

《月光岛》和我的另一篇科幻小说《沼地上的木屋》结集出版是在1981年3月，由地质出版社出版。责任编辑是热心肠的叶冰如女士。

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，有一天，突然收到一包印刷品，打开一看，是四川省歌舞团打印的科学幻想歌剧《月光岛》剧本，封面注明“根据金涛同名科幻小说改编”，改编者是我不认识的钟霞、国政（执笔）同志。

科学幻想歌剧《月光岛》是一部再创作的作品，改编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据剧本末页附言：“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一稿新繁，一九八一年二月二稿成都，一九八一年五月三稿成都。”这说明改编者花费了半年的时间，三易其稿才完成。

由于消息闭塞，不知道四川省歌舞团后来是否将这部科学幻想歌剧搬上舞台，也不知道剧本是否正式发表。在中国科幻小说史上，恐怕是值得补上一笔的，因为这是第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科学幻想歌剧。

1998年2月19日，我收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第六编辑室来函，说他们拟出版一套“绘图科幻精品丛书”，信中说：“《月光岛》情节丰富曲折，科学构思奇特，其创意时至今日仍颇为新颖”，拟将它改编后收入这套丛书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并颇有点受宠若惊，于是，1998年10月，在初版过了十七年之后，它又与读者再度见面，一次就印了一万册。

2009年，在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权威科幻刊物《科幻世界》三十周年特别纪念活动中，《月光岛》荣幸地评为“中国科幻三十年九大经典短篇”。目前已译成英文、意大利文。

《冰原迷踪》是一个中篇故事，1996年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，列入“天狼星丛书”。责任编辑是温航女士。

在地球南北极地区，每到寒冷的冬季，在黑夜笼罩的冰原和冰山出没的冰海，在呼啸的狂风和纷飞的雪花的酷寒世界，有好几个月见不到太阳，那真是令人恐惧的漫漫长夜。唯有在肆虐的暴风雪过后，从那冷寂的冰原上空偶尔露面的一轮冷月，给寒凝的大地带来一点温暖，一点生气。

我年轻时有幸去过两次南极，在这个冰雪世界中目睹了

企鹅在寒风中生存下来的艰辛，也领略了科学家们坚守冰原的勇气。我还得知，即便南极是那样酷寒，那样不适合人类生存，但是这个冷冽月光映照的冰雪世界，并不是一个安宁的世外桃源。人类为了一己私利展开的明争暗斗，在冰上和厚厚的冰层底下，以各种方式展开生与死的较量，也因此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。这仅仅是幻想吗？还是不久的将来的现实？《冰原迷踪》也许给人们的思考提供了一种答案。

《月光曲》是最近的作品，2015年在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第7~10期连载，并荣幸地收录《2015中国年度科幻小说》（星河，王逢振选编，漓江出版社，2016年1月）。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失明的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祝福。盲童是很可怜的弱势群体，我希望社会更多地关心他（她）们，让他（她）们和健康儿童一样幸福成长。我更寄希望于未来的医学和眼科技术，让盲童重见光明，享受光明的快乐。《月光曲》奏出了我的心声，我盼望着更多盲童像可爱的李星儿那样，从此告别漫漫黑夜，亲眼见到皎洁的月光，投入母亲的怀抱……

这一次，湖南教育出版社将这三篇时间跨度很长，写作背景不同的作品结集出版，我非常感激，对责任编辑李小娜女士尤为感谢。

——我真诚地感谢喜欢读这本书的各位朋友！

金涛

2016年4月20日

目
录

CONTENTS

冰原迷踪

163

月光岛

93

月光曲

1

月光曲

YUE GUANG QU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

认识汤敏的人都说她是个福将，机会总是像小姐抛的绣球，不偏不倚刚好落在她的头上，你说怪不怪？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汤敏是《华夏晚报》社会新闻部最年轻的女记者，专门报道各类突发事件。你甭看她个子长得不高，小鼻子小眼，谈不上十分漂亮，可是她那圆圆的脸蛋，永远挂在脸上的小酒窝，还有那一对笑眯眯的眼睛，给她增添了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和力。懂面相的人常说她是典型的福相。有福之人不用愁，她在任何时候都能轻轻松松地抓住报道线索，似乎好事总是在静静地等着她。

福将经常会遇上好心人帮助，一点儿不假。汤敏参加工作没几年，在新闻界知名度很高，在记者招待会上出尽了风头。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和她特别熟的同行都知道，汤敏并非全靠运气。她是个非常敬业的女性——她不仅有新闻记者敏锐的鼻子，人缘也好，广交朋友，信息特别灵；另外一点也是好多年轻记者做不到的：她腿勤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也不论是深更半夜，在事发现场，

你总能看到她那辆银灰色的海鸥牌采访车。很多时候，她的“海鸥”几乎是和警局的“黑乌龟”前后脚抵达现场。她的成功之路，和许多名记者一样，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汗水。

好了，还是言归正传。7月23日下午五点四十七分，汤敏驾着她的“海鸥”在长虹大道上“搁浅”了。

这是一天堵车最厉害的时候，四车道的马路爬满了甲虫一样焦虑的汽车，汤敏也斜着眼睛打量着GPS定位的线路图，一看情况不妙，立刻旋转方向盘，从大河的航道钻入一条僻静的小胡同，七拐八拐，迂回前行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接到一条短信。

汤敏像往常一样，从这条短信中捕捉到一则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，短信只有短而又短的一行字，和几十年前的电报一模一样，全文是“环球大旅社，登月之旅新闻发布会，5:30”。

一看表，汤敏不由得拍打着方向盘，心想坏了，赶不上趟了。虽然登月之旅如今也算不上公众特别感兴趣的新闻，到月球去度假也好，旅游也好，技术上完全没有什么问题。北京怀柔，还有太原的太空基地，每周都开辟月球航线，至少对于高收入人群，花个十几万元买张票，上一趟月球参观环形山，享受月球的宁静和由于月心引力小而蹦高的乐趣，几乎和几十年前到美国逛迪士尼、游黄石公园差不多。不过汤敏关心这个新闻发布会却另有原因，她想会一会一位老朋友，她们很久没有见面了。

然而这一回，好运气没有眷顾汤敏，几乎无处不堵车的遭遇，打破了她的全盘计划。当她好不容易看见前方不远那一幢火柴盒式的赭色旅社大楼时，表针指向六点十分，仅仅半个小时的登月之旅新闻发布会，已经一分不多地散了，人也走光了。汤敏失望地推



开车门，习惯地甩了甩长发，她都感觉出头发上有不少汗水了。

她从旁边一个保安那里得知这一切，打算返回驾驶座，去找个地方解决晚饭，她觉得有补充营养的需要了。无意间，汤敏瞥见停车场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，一辆米黄色的沃尔沃型改装的校车停在那儿，有几名警员将一些男孩、女孩护送上车，校车的车厢漆着几个绿色的大字：明天保育院，看来是这所保育院接送孩子的校车。凭着职业的敏锐，汤敏急忙将相机对准那辆校车，迅速按动连拍的快门。校车，车上的标记，鱼贯上车的孩子，神色严峻的警察，驾驶室里那个紧锁眉头的老司机，还有两个似乎是保育院老师的女子，一一被摄入镜头。

闪光灯噼噼啪啪的光亮，立刻招来警察的警觉。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官气呼呼地大步走来，嘴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不许拍照！”

不料汤敏不但不听，反而对准走来的警官，给他来了几个特写镜头。

汤敏靠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，整个儿身子躲在阴影里。

那个气急败坏的警官火冒三丈，一面伸手遮脸，一面腾出右臂，直冲汤敏手中的那台尼康相机。

岂料等他一到汤敏跟前，发现停在路边的“海鸥”，警官停下脚步，反而主动嘿嘿一笑。

“我说是谁呀，是你……汤大记者，有日子没见了……”

“大警官，有什么消息透露透露，要不，咱们喝杯茶去。”

“谢谢您哪，没那个福气，我也实打实告诉你，无可奉告。我们已通知新闻界，今天发生的这一宗离奇的案件，暂时不准发消

息。人命关天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……”

这位警官是刚刚提升的分局刑警队支队长马强，二十八岁，警官大学的高才生，对几起多年难以结案的疑难大案的侦破，起了决定性作用。汤敏对他做过专访，打过多次交道，一来二去，彼此成了很聊得来的朋友。

马强也很关照汤敏，只要不违反办案纪律，总是尽可能地向她提供新闻线索。马强很敬重这位女记者，一个年轻的还没成家的女孩，成天在凶杀犯罪事故现场跑跑颠颠，真不容易。

不过，今天马强的态度可是有点反常，他一口回绝了汤敏的提问，对她的一再追问也不大耐烦。

“我可是提醒你了，千万别报道……”

“奇了怪，你可什么也没有说。人命关天的案子多了，你得说出个理由，凭什么不能报道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实话对你说吧，这是局长下的死命令，据说这是上面的意思。”他伸出的右胳膊指向渐渐暗下来的头顶上空。

“有这么严重？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有保育院的校车？还有这么些小孩子？”

马强听见旅社门前有人喊他，也不理会汤敏一连串追问，一边后退着往回走，一边抱歉地向汤敏挥手道别：“拜托了，先别报道，太复杂，一泡尿惹出了一宗惊天大案，有什么进展我忘了第一个通知你……”

他转身跑了过去。

“一泡尿惹出了一宗惊天大案？”汤敏愣住了，一时半会儿没有反应过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，马强说出这番没头没脑的话究竟要